救亡日報

沫若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一〇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館址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六三二號　電話：九六五二六

報價　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

廣告刊例　特種(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二十元　甲種(新聞版)念字高每行五角　乙種(中縫)前後版各四方每方九元

虎標萬金油　前方將士需要牠　戰區難民需要牠　總動員時的生力軍　民衆康健的保護者

擁護政府，信仰領袖，舉國一致，抗戰到底！

戰局鳥瞰

企圖擊破我軍任何一線　敵軍再度完全失敗

竄襲寶山縣城之敵軍，昨晨四時許企圖再犯。敵軍一路由獅子橋前進，另一部份由東門外海塘方面潛入。我生力軍部隊即以左右兩翼迎擊。越半小時，淞口海面之敵艦亦向我城廂發炮，我以巨量重炮還擊。未幾，我方由××一帶續到精銳部隊，迎頭痛擊，敵乃向獅子橋外灘及海塘一帶退卻。寶山戰事，日軍原欲以寶山城爲後方根據，圖進窺月浦楊行，分向羅店猛攻。現已爲我方精銳援軍迫至江邊，且死傷甚鉅，其預定計劃，不免又受打擊矣。

羅店方面，連日戰況亦極緊張，圍困盛橋以東陳家行木杓鎮一帶之殘敵，約數千人，曾一度突圍，竄過距羅店西北面三里之遙，企圖沿滬太路與瀏河登陸之敵取得聯絡，但瀏河之敵，爲我軍扼險迎擊，不能得逞。於是突圍之敵遂又陷入重圍進退失據，迄今猶在激戰被圍中。昨日一部份敵軍環繞於楊林口瀏河一帶，屢圖在該處登陸，均爲我軍擊退，楊林口七鴉口仍在我軍之手，決難得逞。瀏河方面我軍亦有進展，敵已退至東北隅之新鎮地方，在我軍包圍中。

獅子林砲台。昨日軍調集大隊兵艦，用重砲向我陣地作密集轟擊，掩護其援軍登陸。我軍當由月浦楊行兩路趕到增援，開始向敵軍作猛烈攻擊，敵軍傷亡至夥，雙方砲火劇烈，我卒將頭敵擊退。

昨晨我軍向楊樹浦一帶殘留敵軍，開始猛烈攻擊迄拂曉時止，已將虬江碼頭部份敵軍，完全肅清至由虬江碼頭登陸之史家宅敵軍，亦經我生力軍開到，於昨夜十一時起分三路向史家宅敵軍反攻。至昨晨八時，我軍一路由口口口向南進逼，已到達邵宅一路由口口口口向東壓迫，到達史家宅正面，阻止敵軍進路。敵我兩軍沿史家宅前河浜對峙另一路則由口口口推進，前鋒已由陳家宅越楊樹浦前進，敵軍已受三面包圍。

在楊樹浦及虬江碼頭一帶登陸之日本援軍，截至目前爲止，爲數已達五千以上。連日藉其海空兩軍之掩護，屢向市中心及殷行區作猛烈進襲，期與吳淞張華浜之線，互相呼應，獲得密切之聯絡，惟以該處我軍。浴血抗戰，卒難獲得滿意進展。昨晨一時，我軍復乘曙光未露星月黯淡之際，突起反攻，以迫擊炮小鋼炮機關槍密集開放掃射，一時喊聲起處，彈飛如蝗，我軍潮湧向前，勇不可當，日軍當者披靡，乃紛紛潰退。我軍乘勝追擊，前鋒業已迫近軍工路。

驚天地•泣鬼神

威懾敵膽的空軍烈士　閻海文的最後

——飛行帽中珍藏愛人小簡

——日文士木村毅深致敬佩

我空軍勇士閻海文壯烈殉國經過，已誌各報。據九月一日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此人過去爲一文藝作者，蕭伯訥來滬時，彼曾代表改造社來滬，讀者諒知記憶及之)通信，對閻烈士備誌敬仰，而發「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之嘆，原文有云：「我將士本擬生擒，但對此壯烈之最後，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殮。……事後在伊所御飛行帽中，檢出珍重疊折之紙片，內容爲鉛筆所書秀麗之女子手蹟，署名者爲南通州安東巷三號劉月蘭女士，于鵬程萬里，千犯百死，深入敵陣之時，對此紙片猶能襲什珍藏，則劉月蘭芳名之爲閻之愛友，殆無疑義，此少年空軍勇士之死，雖如苞蕾摧殘，遺香不久，然對此多情多恨，深情一往之心情，雖爲敵將，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云云。

敵海空向汕廈襲擊

六日午後三時半，敵艦多艘，忽駛廈門，向陸上開砲，同時並有敵機兩架飛廈投彈，我守軍當予還擊，激戰至四時四十分敵艦敵機均不支潰退。敵機六架，六日上午六時廿五分飛汕投彈，經我軍對空迎擊，即行遁去。又寶安縣屬赤灣，六日晨七時來敵艦四艘，發十二砲，均落田野，我駐軍即應戰，現尚在激戰中。敵驅逐艦日田號，六日晨由台灣開來，駛寶安縣赤灣，圖派兵登陸，我保安隊武力制止，敵艦開砲掩護，敵機亦飛至，因天未明，不辨目標，僅開機鎗掃射，市東郊隱聞砲聲，約二十發，至午仍在激戰中。港息，大鏟關海面有兩日艦，六日晨砲擊赤灣，我砲台還擊，該關有兩緝私艦被奪，死水手一，來往省港及內河各輪，均被阻。

馬廠門頭溝戰事烈

津浦線我軍已迫近小站，我生力軍加入，日內將有重大推進。六日午後，馬廠以北之中日軍，五以大砲轟擊，爲津浦線發生戰事以來所未有。日軍南攻甚急，華軍因生力軍已開到，猛力反攻，迄七日拂曉，仍在激戰中。張垣南面約八十里之宣化，刻仍在華軍手中，張垣日軍，因察北我軍，進展甚速，恐被我軍包抄後路，有準備撤退模樣。門頭溝附近我軍與敵軍六日發生激戰，大砲與飛機之轟炸聲，北平城內竟日可聞，敵由國內開來之援軍，現繼續抵達大沽，綜計現在冀省之敵軍、已達念萬，關東軍尚不在內，可見敵對華北戰事之重視與太慮，預料天氣放晴，大規模之戰爭即爆發。

廣德擊落敵機

敵轟炸機五架驅逐機四架，七日晨六時餘，飛至廣德，企圖轟炸，投彈數枚，損失甚微，一方面我空軍事前據報，即派機出發與敵會戰，我軍作戰奮勇，將敵轟炸機兩架擊損，墮落於洞庭山附近，其餘逃逸。

世界之動

英美有聯合制日說

英美兩國當局，近曾進行非正式談話，致慮日本海軍封鎖中國海岸之後，則各該國商船倘受威脅，則應如何聯合行動，加以對付。據美國方面消息：美國會要求英國，至少應派戰鬥艦六艘，自地中海駛往遠東，但英國方面猶豫不決，並謂英國在地中海一帶所保有之利益，較遠東一帶所保有者更爲重要。此在美國則答稱，英國在地中海一帶利益，宜用較爲捷速之軍艦，加以保護，至於遠東方面，則戰鬥艦開到之後，可使英國威望，爲之增加，而對於日本亦足爲有益的警告。關於此層，美國海軍界人士，以爲封鎖日本之舉，較之封鎖義大利，易於爲力。實施之後，日本全部實力，可在四個月內，予以擊破。

英工會對我表同情

六日英國工會大會，舉行六十九屆年會時，與會之代表共約千人，會長伯文，(英國運輸工會首領)述及駐華大使之遭日飛機轟擊，已引起至大之公憤一事，謂吾人對於英大使之被擊，固深爲扼腕，但日人在華殘酷慘殺非戰士，已歷多月。此爲暴行提醒之民衆之良心，其結果或將要求吾人之政府，終止其對付此種事件之懦弱行動。伯文深信英國工會會員，對於中國人民今日保衛國家之主權，而使完整無損之努力，必皆表示同情。

英對日覆文大不滿

英政府已收到日政府對英國關於駐華英大使許閣森爵士爲日機轟擊受傷案向日詰責之「臨時復交」，聞復文中對英大使之受傷，雖表示歉忱，但稱日當與激查此案尚未蕆事。英政府現仍堅主日本對於英國牒文中所開之要求，應詳予答復。新任駐日英大使克萊琪爵士，現正與日外相廣田會商，以求達到此目的，據云英新駐日大使呈遞國書之舉，將暫延緩，萬一不得滿意答復，不惜召回使節。

社論

後方工作仍待改進

薩空了

全面抗戰，除軍事外要配合上健全的民衆組織，才能爭得最後勝利，這已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鐵則；所以而今留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只是如何使這「配合」實現。

也就因此，我們現在並不再需要闡揚「配合」在理論上如何重的文章，而是要從事實上來認識一切未能「配合」的原因，並設法解除牠，以求「配合」能夠早日成功。

上述的觀點如果不錯，那麼，我以爲現在對上海的後方工作(有人說上海不是後方，但事實上大家卻直以上海爲後方，所以這裏用後方似並不錯)來作一次總檢閱，應屬絕對的必要。

過去上海廿幾天的作戰，已證明我們的軍事方面成績的優異，但廿幾天來後方工作如何？我們當然也當估計一下。

救護傷兵，救濟難民，是後方工作最重要的兩項，我們就從這兩點上來看：

紅十字會的龐京周先生發表的「抗戰中救護事業底一個斷面」一文，對我們認識上海救護事業有極大的幫助。他勸醫師們離開上海到眞正的後方去，不要永久叫傷兵移樽來滬就教。他又勸辦救護的人不要在設備上爭勝(聽說上海有的救護醫院因爲經費充裕，傷兵待遇極優，但也有的爲了經費拮据，待遇低劣，致產生傷兵選擇醫院的事。)他還希望特區中辦醫院的人，體認救回一個傷兵的不易，對入院傷兵勿加選擇一律留治。龐先生的這幾點報告，我認爲已可以叫我看出來，就是主持救護工作的人，也不能滿意他們自己的工作。

至於救濟難民事業，各收容所未能個個辦的完善，也是主持救濟事業的人，所不否認。並且目前還有許多問題不能解決。像難民有的是遣送離滬了，可是離滬之後叫他們去作什麼？辦遣送的人也不能解答。再則還有許多難民流浪在特區的街頭，因爲各收容所都貼了「人滿」的條子無處可去。由此可見救濟工作也是未能說已辦的完善。

爲什麼救護救濟事業都未能辦的完善？是財力不夠麼？也許是一部分的理由，但主要的原因卻不在此。我以爲主要的原因全在「人」的問題上。上海的救護救濟事業，組織上頗有些缺陷。救護救濟事業如此，其他後方工作，恐也一樣的辦的不十分圓滿。

我們要知道，上海是民衆能力最高，組織能力最大，向居全國民衆活動領導地位的地方，仍有這類情形，在落後的內地談後方工作，結果如何，當可想見。

不過我這樣說，意思決不是把滬戰以來的後方工作一筆抹煞，說是全無可取，在倉卒中能辦有這種成績，在中國這個素來散漫沒有組織的社會中，也許已很不容易了；不過這樣成績不能就認爲滿意，似是我們每一個國民，應有的理想，我們在後方的人必需都有我們對國家的貢獻，沒有前方將士的貢獻優越的意念，我們的工作對抗戰才能有更大的裨益。據此，所以我要誠懇的要求，所有在後方的民衆，大家一致起來承認目前後方工作的亟待改進，並續密的去計劃改進方案，以求更能推進後方工作達到最高的水準，而能夠和前方戰事妥善的「配合」起來，取得我們所要取得的最後勝利。

本報定戶諸君鑒

本報自八月二十四日創刊以來，辱承本外埠讀者紛紛定閱，足徵愛護之忱，祇以印刷問題，自八月卅一日起曾停刊數日，現已恢復出版，並提早於每日清晨五時出報，前此定戶諸君，如有報紙未能按日收到，請將定單號數暨戶姓名通告本報以便稽查爲要。

本報營業部謹啓

本報徵募讀者自由捐

本報爲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所創立，集合熱心救亡人士，發表關於救亡之一切言論主張，報導全國救亡運動消息。蒙讀者支助，發刊不久，銷數倏忽數萬，足徵同仇敵愾，舉國皆然。惟報紙開支浩大，以同人棉力，殊難支持。本報原爲大衆救亡喉舌，故不得不向愛護本報讀者，公開募集自由捐，無論多寡，均足見愛護之忱，而集腋成裘，本報亦將賴此穩定。捐款直交本館，由館發給正式收據，並在報端公佈。又，除直接向本館捐助者外，本館概不派人向外募收，尙希注意。

本報謹啓

勝不可驕，敗不可餒，犧牲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到內地去的準備

周平

「八一三」上海抗日戰爭的爆發，它鼓舞了並刺激了我們去爲祖國殺敵的決心，「到前方去」便成爲一般熱血青年的最流行的要求和願望。關於這，章乃器先生在從前方主義說到後方民衆組織一文中，有過正確的說明。不用說，章先生的批判是完全中肯的。

正確些說：在目前，到前線去奮勇殺敵爲國捐軀固然神聖，然而到內地去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實尤爲重要。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民占總人口數目的百分之九十，農民不單生活上要比都市的住民簡陋，分散，就是意識上也比都市的要落後。上海的市民耳聽到日帝國主義者大砲的轟音，眼看到日寇飛機的殘酷轟炸，「反日抗敵」也許已成爲不成問題的問題？可是，內地的農民，竟還有把這次民族解放戰爭的開展認爲又是「鬧亂子」或「天下不太平」了呢！？他們這種錯誤見解！當然由于知識水準的低落和封建意識的蒙蔽所引起的，不了解對日抗戰爭取民衆獨立解放的神聖任務的眞義。因此，喚起內地的農民，把這占人口極大多數的農民引導到抗敵救亡的路上來，這步工作在我們熱心救亡的青年是義不容辭，而且是刻不容緩的。我們知道：農民不單是供給軍事後備軍的唯一源泉，而且是物力上人力上的偉大基礎。在中日兩國決定的格鬥中，培養這一源泉，建立起這一基礎，使之變爲可能源源供給民族解放戰爭以人力物力的倉庫，是何等的重要！

但是「到內地去」的主張一提出之後，便博得了廣大青年的反響和同情，這是可喜的現象。同時，到現在爲止，有很多人已個別地到內地去了。然而，這種個別地無計劃地冒然地深入內地，事實上是否有效果呢？效果是否大呢？這實在是一個疑問！一件工作事先必須有計劃，有準備。無準備無計劃必然地不單不能把工作推進前去，甚至遭受失敗。在這裏只能提供幾個原則以作爲內地工作者的參考。出發前應注意下列幾點：第一，有準備的去，於短時期內學習些訓練民衆所必備的防空，防毒，遊擊戰爭等實際戰時常識。第二，有計劃的去，擬定內地工作計劃大綱，至于怎樣喚起民衆教育民衆和組織民衆的方法，最好能請文救有經驗的人貢獻意見。第三，有組織的去，流動宣傳隊以七人爲一隊，回鄉的最好以三人爲一組，去後應該與城市中的進步救亡團體採密切連絡。

最後，我們主張：救亡工作急迫地需要普遍於通都大邑，深入到窮鄉僻壤，然而必須有計劃的去，有組織的做！

在敵機的彈雨下潛行

——北新涇二次被炸目擊記

莫思

(本報特寫)今晨(七日)八時，向被敵機炸得稀爛的北新涇出發視察。在西站的旁邊，與英兵辦妥了來回都得通行的交涉，我就一腳跨過了鐵軌。

我見到了拿着槍桿保衛國土的警察維料料的站在那里，鄉人還是挑着一籃一籃的毛荳，韮芽，蒜苗，蕃茄，向租界來。兩邊矮矮的街房，依舊開着門在做買賣。情形一點都沒有騷亂的樣子。

也看到了沒有拿傢伙的休息着的士兵，他們在街上買菜，買跑鞋，他們跟做買賣的沒有一些爭論，大家都客氣。有一個××師的士兵找測字先生寫家信，他順口的對測字先生說：他原是在江灣一帶作戰，昨天有事離開江灣，當他走到××路第三號橋時，一架日本飛機在他們頭上低低地盤旋着，一回就挪下一顆炸彈：轟！接着格格的一陣機關槍。等飛機彈沒啦！他抬起頭來一看，同來的一個弟兄已經在土里哪！他手里的一把蒲扇，也給穿了三個洞。還好，二個弟兄都沒有受傷。這番話叫聽的人都咋了舌。

街房盡頭，一條很寬的河横在前面。河邊擁着一夥人在那兒看什麼——是一輛運輸車，尾巴大部已落到河灘，祇留車頭擱在岸上。據附近的人說，昨天有一架敵機跟着這輛車子開機槍射擊，駛機的開足了馬力開，以致不慎墮到河里，但，沒有傷人。

這時，天空中的嗡嗡聲，告訴我們北角有二架飛機正朝這兒飛來了。「日本飛機來啦」！有人這樣一叫，大家都散開了。飛機到了頭上，並沒有動作，向南面飛去。邊講邊走，離開北新涇祇有一里路了。我們又發覺了北角上有二架飛機向這兒飛來，而且飛得很低，鄉下人都很經驗地喊：

「睏倒！睏倒！勿要跑，當心開機關槍」！

大家都在二旁躺了下來。他也在一條小河旁躺下。飛機很響亮的在頭上飛過，沒有十秒鐘的功夫，就轟的一響。我伏在地上過了一分鐘，聽聽飛機聲去遠了，我才從地上爬起來。離我約半里的天際的，冒起了一片濃厚的黑烟。我想立刻跑過去看，迎面卻有人氣喘喘的跑過來：

「娘娘廟給炸了」！

那人喊着祇顧往東跑，我還是向黑烟處進行。

沒有走了五十步路，一個敵機，從西面繞了一個圈子飛到我的頭頂來，比剛才的還低。因爲我已穿的是白襯衫，恐怕做了敵機投彈的目標，於是我急急逃進了樹林里，胸脯剛着地，在我頭前面轟的一下，地面震動着。我的右手那邊又是很劇烈的震動着，泥土落到我的背上，我正想抬頭看被炸的是什麼地方，又是轟的一下，我伏在地上不敢再抬頭。我直到飛機遠了才起來。我四周煙霧騰騰的，自已不知能逃到那里才好。我看見頭部流着血的奔了來，我要問他，他祇嚷着痛，說不出話來。

有人說，死的傷的有十來個人。我還是想前進一探究竟，士警卻不許我再向前，說前面有危險。不得已，祇能退回來。雖然沒有被炸死，卻於二次伏地時掉了一支自來水筆，我並不可惜失去了的筆，痛恨着敵人又給北新涇一次屠殺。回到兆豐公園時，已經十時另五分了。

浦東一瞥

曾

(本報特寫)在滬戰剛開始的幾天，據說上海浦東開來往的小渡船，每人的渡資每次要收到一元餘。記者久有意至浦東一帶去走走，可是爲了這一筆巨大的船資，終於未能成行，因爲記者究竟不是去逃難的。

日昨，記者偶然地走到了外灘，在法大馬路口的碼頭上，一個卅餘歲的船家放着高嗓子嚷：『啊，要到浦東去？只收大洋一角！』

只收大洋一角，這個數目比以前要便宜得多多了，而且前兩天敵人的大炮與飛機在浦東一帶加以轟炸過，轟炸後的浦東，究竟變成了一種怎樣的面目了，在這種情形下，記者毫不遲疑的踏上了一小渡船。

浦江口除了幾隻列強的軍艦外，映在眼前的小便是幾隻來來往往的小渡船了，每隻船上都是裝滿了逃難的人。在浦東的江邊，難民坐成了一長列。向裏走，便是塘橋鎮，塘橋鎮的小街上，房屋多數被炸燬了，這裏正是前幾天敵艦的炮轟的目標所在，有幾間坍倒的屋子中，還有幾具死屍堆在那兒，上面蓋着破爛的蘆蓆，據街坊上的人說，這幾間屋子裏面的人都是全家被炸死了，等着他們住在上海的親戚來收屍。

未炸燬的店家，都半啓着門，依舊在那兒做生意，街上的菜販很多，而且售價亦甚便宜，有許多上海的菜販，在那邊販小菜到上海來賣，他們在鬧忙地爭着價錢。

向西走，便是老白渡鎮，房屋都整齊地立在那兒，雖則未受到炮火的影響，但是人民都離開那兒了，差不多都是十室九空。走在青石板的小路上，彷彿身入荒野的古刹中。

老白渡鎮的附近的義渡鎮，是平日最熱鬧的一個鎮市，這時街上也顯出了荒涼的景象，幾個無家可歸的難民，就睡在人家的屋簷下，好像是等待着死神降臨似的，兩三個巡警把幾個比較年輕的難民，向着小巷中趕，據一個店裏的夥計告訴記者，在炮轟的那天晚上，有許多流氓在賴義渡的附近，大肆搜刼，難民的包裹全被他們強去了，甚致連屋子中沉重的桌椅板凳都搬走。平日與這些像伙稍結有仇恨的，全被他們殘殺了，這些像伙怕熟識的人認清了他們的面目，多數面孔上都戴了鬼臉，或塗上了顏料。

到了一個叫做三萬昌的地方的時候，便不能通過了，過去便是春江碼頭，但是走後街卻依舊可以通行，然而春江碼頭被炮火毀後的殘跡，卻無法入於眼底。

在後街逃難的人，扶老攜幼，挑着大大小小的担子，向着江邊走來，在路邊的荒野中，有許多壯丁，都在努力地挖着地穴，一個較年青的壯丁告訴記者：『敵人的飛機來時，我們叫全鎮的人都躱到這裏面去，讓敵人多費去幾顆炸彈！』

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們的同胞，是比以前有組織得多了。

救亡短訊

◆本埠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及女青年會全國協會，鑑於各地傷兵醫院需要內衣甚亟，特發起徵募傷兵內衣運動，請各界男女青年會協力徵求內衣兩萬套。

◆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流動宣傳團，定明日出發沿太湖週圍的蘇浙各縣工作。

◆中國作曲者協會，原擬籌辦之新歌曲月刊，現在仍由劉雪慶先生主負責主持，爲適應急需見，將改爲戰歌半月刊，準於日內出版云。

◆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編輯的「戰報」，第一號已於昨日出版。

◆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收容難民已達二萬餘名，玆因秋寒將屆，各界人士，如有禦寒衣被，望多予捐助。

◆美國海軍司令顏爾露將軍統率之旗艦奧克司太號全體官兵，定於明日(星期四)晚，假大光明大戲院演劇，售票收入，慨作捐助救濟難民。

◆本屆留美學生，於今日乘芝尼加拉號放洋，每人並對於救國公債認購十元，現已達伍百元，轉交抗敵後援會。

◆本埠公共租界難民截至本月五日止，除已遣送出不算外，計有伍萬餘名。工部局將於卽日起派員至各難民收容所爲難民種痘云。

◆廣東旅滬同鄉會，收容粵籍難民二萬餘人，該會救濟難民委員會總務主任馮少山君定本月八日下午一時在華僑電台播音報告辦理募集遣送等項工作。

◆青島路七十七號成城出版社發行大衆救亡小叢書四冊：「轟動世界的盧溝橋事件」，「平津失守與中日大戰」，「中日國力對比」，「誰是漢奸」，定價每冊二分，救亡團體批購，另有優待辦法。

誌謝捐腳踏車者

本報承楊清源先生魏龍文先生各捐贈腳踏車一輛，魏君曾於日捐洋二十元，兩君愛護本之熱忱，殊堪嘉佩，特此誌謝！

時事分析

東方被壓迫民族一致聯合起來了

王紀元

自從我們揭起反抗暴日的旗幟以後，東方其他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各弱小民族，一致起來了。一致怒吼着：「打倒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東方的海盜！」

首先響應這一抗日運動的，是二十八年來受盡日本帝國主義橫暴的宰割的三千餘萬朝鮮民衆，他們高舉起「恢復祖國」的鉄臂來了，他們開始在國民革命黨領袖金九領導之下，聯合其他大韓人國民會，韓人聯合會，同志會，韓人黨國民會，韓國獨立黨等團體，組織民族統一陣線，進行抗日復國運動，他們要求中韓民族聯合起來，成立抗日同盟軍，與暴敵周旋倒底。

其次響應這一抗日運動的，是台灣青年的在廈成立大規模的抗日組織，他們願誓死爲中華祖國抗日作先鋒，他們要求復歸中華祖國，他們的聲聲血淚之詞，使我們每一個同胞，都爲之感泣，祖國迫不得已而拋棄他們，可是他們始終沒有忘記祖國，現在，祖國是怒吼了，他們也應該怒吼了。

三萬萬五千萬的印度民衆，也起來對我們作同情的援助了，他們要求英當局，維護世界的正義，對侵略以無情的打擊，給中國民衆以多方的援助。甚至近幾年來一向偏袒日本帝國主義的暹邏當局，也改變其夙昔的態度，採取中立政策，對我國的抗日軍事，寄與無限的同情。

其他如新加坡，馬來半島，菲列賓等東方有色人種，也瞬應着中國的抗日氣勢，猛烈地展開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南太平洋各埠，因我國工人的拒絕起卸日貨，而推動了當地人民的拒絕購買日貨運動。

這種東方民族一致聯合抗日的情勢，造成了遠東民族運動史上的新記錄，給暴日的侵略手段，以一極大的當頭棒喝！同時，在我們抗日軍事，外交，經濟的工作上，卻得到了莫大的幫助。

第一，在軍事上，使我們的最後勝利，更得到堅定而確固的保障，中韓同盟軍的成立，是向敵人腹部的攔腰一刀，是斷絕了敵人在東亞大陸的資源供給的最有力的手段，台灣青年抗日同盟軍的組織，是給敵人在華南根據以一致命的打擊，使敵方的兵力，不得不刻刻防備，處處防備，而且，因爲東方諸民族的軍事結合，更鼓勵了我們將士的抗敵勇氣。

第二，在外交上，因爲東方民族抗日大聯合的形勢展開，使太平洋的集體安全制度，很快地演進到實際成功的階段，東方英殖民地，自治領的態度，無疑地可以左右英國全殖民地，自治領的態度的，而全殖民地，自治領的態度，即更可以影響整個英國外交。英國對我的同情態度，從此將更爲堅決。美國對遠東的政策，亦將因東方民族一致抗日的呼聲，而更明顯的積極性的表現。法國對遠東方面所取的政策，惟英國的態度是隨追的。至于德意兩國，爲了廣大的遠東經濟市場，必然會抱持了永久超然的中立態度。

第三，在經濟上，菲律賓，馬來半島以及其他南太平洋諸國，向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生命線之一，現在抗日呼聲，既普遍而且深入于東方每一個弱小民族人民的心頭，如果長此發展下去，這一道商業之門，日本帝國主義者只有宣告關閉的一條路。

三個多禮拜來的對日全面抗戰軍事，給我們以極有利的形勢的展開。東方民族在抗日大旗幟之下，一致聯合起來了！我們需要更有計劃有組織的擴大這一運動，在我們領導之下，來摧毀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貢獻給國家！

戰時教育應該怎樣辦？

庶謙

我們過去的教育，是把『知』和『行』分做兩個階段；當在校讀書的時候，是『求知』的階段；到了畢業以後，那才是『應用』的階段。

在最近過去的幾年中間，敵人們加緊地向我們侵略；那時候，教育的當局者們，向同學們說道：『鎮靜些！你們現在還是讀書（指求知）的時候；到了畢業以後，你們再去實行救國（指應用）吧！』

目前是東方的強盜已經打了進來，我們過去所造就的救國人才在那裏呢？最近滬戰發生以來，我們看到青年們底血已經熱到無以復加；然而他們有的人是坐着在家裏等待工作；有的是在苦悶，不知道要怎樣救國；——一句總話，他們在抗戰的過程當中，不知道要怎樣開步走，也不知道要自發地做救亡工作。過去所求得的知識，到了這個時候，一點也不能够『應用』，這不算是過去教育的失敗嗎？

我特地指出這一點，這也並不是對于任何一方面，再要來算什麼舊帳；而是爲了救亡圖存，想從過去的失敗當中，接受一種寶貴的教訓。

那裏面寶貴的教訓是一些什麼？說來也很簡單，那就是：過去在教育上把理論（課程）和實踐（應用）分開，結果是僅僅傳受了一些不合需要的死知識。

在目前，在國家危急存亡的目前，舊的教育固然已經失敗，然而新的教育卻已經萌芽了；說來也很平常，那就是民衆們所辦的救護訓練班，戰時知識講習所等等。這種什麼班什麼所的，它們有什麼和舊的學校不同呢？那也就是在『理論和實踐的一致』這一點上。因爲它們是爲了國家當前的需要才設立的，馬上要用，就馬上學；馬上學，就馬上應用。並且那所學的一些東果，正是目前實踐的武器；並且，在實踐中間，又再加以不間斷地學習。

這樣一種新的教育，是值得我們把它推廣到全國去的。不過，這種性質的學校，在目前還是分散的，這個團體辦一個，那個團體也辦一個，這是很不經濟的。因此我希望我們底當局，在一個整個的計劃下面來辦這種學校。

今天看到報紙上，載有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所組織的戰時設計委員會，他們有『如何維持戰時教育』這樣一條工作大綱。

我以爲所謂『維持』決不可作爲保持原有教育的機構去解釋。我們應該這樣去解釋：在十分艱苦的作戰過程當中，我們要使教育不停頓，並且要使那種具有新內容新形式的教育更加增多擴大起來。

在最近的過去，有許多討論『非常時期教育』的朋友們，以爲只要把過去學校所採用的課程標準，酌量增減一些就對了。然而，在目前，我們假使那樣做，還是不能够配合抗敵救亡這一個當前的實踐的。並且，如果那樣做，那末，在物力上講是白費金錢；在人力上講，是白費氣力。就整個的講，是自己消耗了自己的國力。

所以，我以爲：我們的教育，應該根本改造。

第一，我們要把一切戰時的普通科停止。其他所謂農工等科也要根本地改變。

第二，我們要立刻在各省各縣開辦救亡工作學校。由政府領導各當地救亡團體主持。把已經受過學校教育的同學們招來，施以短期（可分一星期兩星期一個月等）的訓練，馬上分發到各地各鄉工作。一般的民衆教育，就由這些工作人員去推動。

第三，趕辦軍事工業學校，把過去一部份學習工業的學生招來，在一個可能免現的計劃底下，開始我們自己的軍事工業。

第四，在國防經濟建設上，我們應該配合民族工業的復興和發展，開辦各種國防工業學校。配合着農村的復興和發展，開辦各種國防農業學校。

不過，不要忘記：『理論和實踐的一致』這一點。因此，工業學校要附屬在工廠一道；農業學校要附屬在農村一道。

同樣，辦醫科學校，同時就要辦醫院；辦師範學校，同時就要辦小學和幼稚園。

小學和幼稚園的課程也應該根本改變；因爲兒童們也有他們自己的國防任務。

托兒所也要開始設立。在目前，尤其是救亡工作者的兒女，馬上要替他們安置。因爲他們底工作是由這一處地方走到另一處地方，他們大多數都是兩夫妻共同工作；因爲有了兒女的牽累，實在減少了他們工作的效率。

此外，在教學法上也要根本地改變。最主要是要儘量減少講演式，改用討論式。

這種新的學校，要廢止文學上的考試；它的考驗成績應該在實踐的表現上。在工業學校裏面，能够製造出好的貨色來，在農業學校裏面，能够生產出好的產品，那就是好的成績，用不着文字上的考試。

這種學校的學生，不會着愁沒有出路。因爲在開始入學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有了出路了。比方，我們事實上辦多少小學，就開辦多少師範學校，造就多少師資，不會有人滿之患。

上面的這些話，我說的不一定對，更不一定完全對。不過，寫出來，一方面對於主持教育的當局，表示一種希望；一方面對於一般留心戰時教育的朋友們，提供一個參考罷了。

我們要爭取這種新的教育的前途和條件。

千機燬滅日本論

李浴日

空襲的功能

『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這是中國國防論始祖孫武的名言，見彼的兵法十三篇的軍形第四。這句話雖遠在二千多年前說的，但卻預言了今日的空襲主義。朋友，今日飛機的攻襲敵國敵人，不是動于高空之上嗎？彼又接着說：『故能自保而全勝也』，似乎又是豫言空襲的功能。關于空襲的功能，法國貝當元帥于序杜黑的制空論之戰理一書說：『空軍攻擊的目標至爲廣大，他致力于減弱敵人的戰爭潛能。不僅攻擊武力本身，且攻擊武力的根本。他的目標，是在敵人的土地上』。又說：『一個能決勝的攻擊，不但以破壞武力爲目的，並要以破壞敵人後方民族中心爲目的……。飛機可以超越一切障礙，任意攻擊地面武力或對方空軍，並且打擊整個敵國，他的資源，他的自信力。所以空軍是良好的攻擊武力。他的優越的性質是由本身和空間發生的。空間是蒼茫，不易捉摸，他在地面海面之上，不能爲地面海面所阻隔。』

戰勝是決于擊攻

在戰爭上，專取守勢是不會戰勝敵人的，必須攻守並用，或專取攻勢，方能博得赫赫的戰勝，屈服敵國敵軍。愷撒，漢尼拔，成吉思汗，腓特烈大王，拿破崙等的戰略都是採取攻勢。孫子全部兵書，不是主張攻守並用，如說『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等，便是主張專取攻勢，如說：『千里殺將』等。至於德國大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慈在其名著戰爭論上說：『在戰爭上，除破壞敵的武力外，尚有其他種種的積極目的。爲達到此目的，唯有採取攻勢。』又說：『大凡在戰爭上，沒有襲擊過敵人一次，而想敗退了敵人，像這樣專取絕對防禦方法的戰鬥，眞是愚笨與可笑』！這是斷言眞取守勢的不是，唯有採取攻勢，方能達到勝利的目的。所以我國依于上述，今日的對日作戰爲求戰爭的勝利計，僅僅憑在沿海國境的守禦（抵抗），那是不成的。因爲，這樣決不足給與敵人最嚴重最致命的打擊。而欲給與敵人最嚴重最致命的打擊，唯有採取攻擊的戰略。談到攻擊，現在我國雖沒有很優秀的兵艦載運大批陸軍渡了太平洋去登陸攻擊日本，但有優越的空軍未必不可補救。大家都知道飛機是絕對的攻擊工具，最良好的攻擊武力，那麼，爲求戰爭的勝利計，就有『集中全力于決勝點，』——指揮千架飛機排山倒海然去空襲日軍的後方，日本的內部的必要了。（明日續完）

本報徵求直接定戶

本報以刊載抗戰消息，闡發救亡理論，發揚抗戰精神爲目的，創刊以來，倍受各界民衆歡迎。茲爲便利讀者起見，徵求直接定戶，實價如下：一月五角，三月一元四角，半年二元七角，全年五元。如承定閱，敬請賜函或以電話通知爲盼！營業部電話：九六五二六

中日戰爭中的朝鮮民族

中敏

我們曉得，如果朝鮮民族沒有被日本滅亡，那末牠也不能吞併我們的東北，同時更不能促成對全中國侵略的事實。再者，若果朝鮮今後很久不能解脫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無疑的，這在我們抗日陣線上，是失去了一支生力軍；同時也削弱了保障東亞和平的壁壘。

日本帝國主義曾經把朝鮮當作侵略東北的根據地，把僞國當作佔領華北的根據地，現在牠又是把華北當作進攻全中國和蘇聯的根據地了。現在日本國內的矛盾與瘋狂的侵略行爲，正是在日益尖銳化的過程中，這種內在的矛盾與瘋狂的侵略慾的膨漲，對於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有着重大的意義的。我們想到日本帝國主義在現在侵略我們的土地與屠殺我民族的這時，對於朝鮮民族必然是要更加以毒辣的壓制和屠殺，好使這般臨機而起的奴隸，陷于很久不能復活的境地。

我們檢討一下，日本帝國主義從來慣用的戰策，不約到時（一）恫嚇，迫害，屠殺的恐怖，（二）收賣，欺騙，離間和分化，（三）利用大批毒品以爲滅殺被侵略者生命的武器。

自一九一〇年日本侵略朝鮮以後，又是經過九一八事變以至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族與朝鮮民族，始終是運用着他的挑撥離間的手段；因爲他已經想到了，在對中國不斷的侵略中，必然要促成中國內部的統一，和朝鮮民族的反動。所以牠一方面要減少中國的抗戰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得朝鮮民族的孤立起來。從這裏更進一步造成中國民族和朝鮮民族之間互相排斥的觀念。

在九一八前夜的萬寶山事件，和朝鮮國內的排華運動，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這樣陰謀很明顯的例證。這樣，在九一八以後就有計劃的開始了造謠挑撥的宣傳，一方面對朝鮮民族說中國是沒有正義感，脆弱，野蠻的民族；另一方面在東北極力想要掀起使中國人虐殺朝鮮民族的事實。

日本帝國主義更利用着所謂東亞門羅主義，以消除朝鮮民族的反日運動。而且收賣了一部分喪心瘋狂的傀儡之徒，造成侍中會，協和會，大同民友會等的反動組織。有極小數的腐敗份子的漢奸及喪心病狂的賣國賊們在他們和敵人的欺騙政策的合流之下進行着種種欺騙蠱惑的陰謀。可是我們中韓兩民族的抗日鬥爭的現階段是仍然繼續地發展着。

我們曉得在上海的抗戰是很顯地證明着，中國人民決不是願做奴隸的人們，而且能够抗戰，能够把敵人打回去英雄的人們。誰都記得過去在朝鮮的三一運動與光明學生事件，再看現在朝鮮的端川，永興，明川等地不斷地發生農民武裝的暴動，而且在東北已經聯合着中韓義勇軍的英雄的鬥爭與北韓一帶的革命鬥士的不斷的活動，是很顯地證明着，朝鮮民族是永遠地不能握手與日本帝國主義，而且能够抗戰，能够勝利的人們。

但是過去所謂在朝鮮的全面抗戰的三一運動與光明學生事件爲什麼結果總是失敗了呢？這唯一的原因就是由於他們沒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沒有得到民族統一戰線。

我們看，朝鮮喪國差不多三十年來，在不斷的鬥爭中已經被犧牲了幾十萬的人民生命，但是最重要的失敗原因不外：

第一是沒有實現全國全民族的統一戰線，且還不能消除黨派的互相猜疑。

第二是沒有實現國外一切弱小民族的聯合戰線。

第三是因爲革命的領導權一向都是把握在中間階級的手中。

第四則是革命份子的意識太過於薄弱。

這些歷史革命鬥爭事實的教訓，對於目前全國抗戰的我們，也是極重要的。在這次全的民族抗戰中，我們絕對要認清以下幾項事實。

第一全民族戰線中覺悟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不許有絲毫的動搖。

第二聯合全世界和平國家及一切弱小民族。

第三實行民主政治。

第四政府應盡全力扶助救國工作，與民衆行動取得密切聯緊。

第五迅速清算國內漢奸及賣國賊。

第六迅速實現武裝民衆保衛我們的土地。

這可說是我們在目前抗日的幾個基本前提，我們應該早一天作成，即可早一天奠定我們勝利的基礎。

救亡文件

四川省各界抗敵後援會梓潼縣分會成立宣言

我國自九一八事變以還，六載於茲，吾人無時不在悲憤輾轉含垢忍辱之慘痛情緒中過活；一則感於東亞安危，關係人類和平幸福至鉅，一則感於本身國力未充，未敢以國家爲孤注，故中間雖迭經一二八，華北諸事件，吾人始終願以和平誠意以求曲全，所謂：「和平未至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無如帝國主義者，喪心病狂，肝肺別具，人類之本賦素乖，凶殘之性難戢，重利害而蔑公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非亡人之國，滅人之種，無以遂其無厭之貪慾，月前蘆溝橋事件，事出蘆溝，彼方竟又借題起兒，力圖擴大，其野心與獸行，更充分暴露無遺！

現在釁端既開，救亡圖存，各具決心，時至今日，吾人已至忍無可忍，退無可退，最後出路，實捨抗戰而莫由，和平既已絕望，孰能坐待滅亡，此我前方將士民衆所以奮不顧身，前仆後繼甘冒死而不辭也！日前行政院蔣院長亦認吾國最後關頭已臨，明白宣示四點，最終緊要，亦惟有以犧牲到底以赴之，可見事態嚴重，大難臨迫，已趨于刻不容緩矣！

吾輩分屬國民，安在後方，匹夫有責，不容辭卸，抗敵援戰，義所當然，本會應時成立，自愧未能置身前線，挫彼兇鋒，謹竭棉力，誓作後盾，目前有請於我同胞認識者三，其（一）今日之國戰，非若昔日此國少數份子與彼國少數份子之搏戰，乃整個國家民族拚死生圖存亡之奮鬥。（二）今日之亡國，非僅昔日國家領土與主權之喪失，乃民族人種之根本滅亡。（三）今日之最後勝利，非抵堅甲利兵與飛機砲艦之犀利衆多，實在正義之孰順孰逆，人心之孰向孰背。明乎上述三者，是知此後中日之戰，非全國總動員一致奮鬥不爲功。非焦土抗戰犧牲到底不足存。非嚴持正義開發人心不能操必勝。（未完）

上海漫畫界救亡協會啟事

陳浩雄，江牧，丁聰，華君武，黃嘉音，朱錦樓，[illegible]振黃，蔡若虹，王敦慶，萬籟鳴，黃堯，董天涯，汪子美，魯夫，馬[illegible]慶，張嚴諸君鑒：茲因有要務奉懇，請於九月九日午後四時至五時駕臨本報編輯室一談爲禱。

魯少飛謹啟　九月八日

復旦實驗中學開學並招收各級新生借讀生通告

茲定於九月二十日在南洋路一八六號治中女子中學內（一路公共汽車或一路電車至哈同路下車即是）（開學）舊生及已錄取新生須自即日起到校註冊，新生攷期九月十五日（一天）（報名）即日起十四日止（辦公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地點）南洋路治中女子中學

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懾伏的

茅盾

近來每天清晨便聽得敵人的飛機在屋頂的上空嗡嗡地迴旋。我準知道這樣迴旋的，是敵人的飛機。因爲我這里離戰區頗遠，而且是屬於英軍防守區域的，而且尊重『租界安全』的我國的空軍總說早已避免飛行租界上空了，而嗡嗡地迴旋者則是偵察或伺隙一擊，這在既離戰區頗遠而又屬於租界上空的此地，當然不會有我國空軍在。

事實證明我這推想並沒錯，嗡嗡地幾圈以後就慘厲地像受傷之狗叫起來，——這是敵人的飛機自以爲覺得了目標疾如鷹隼地向下急降了，接着，轟的一聲，炸彈。聽炸聲，知道是在西方，——也許是眞茹一帶罷。後來看晚報，果然是眞如；無線電台受了點損失，哼！暨南大學的校舍遭了災。敵人的堂堂的空軍原來只向沒有武裝的交通機關和文化機關施威麼！

我這里門前常有鄉下人稱了青菜來賣。他們大都來自眞如一帶。我偶然和他們閒談。我知道他們這些青菜正是每天清晨在敵人飛機的轟炸聲中摘取，而且是在敵人飛機追逐威脅之下一直挑負了來的，這樣的青菜，本來值十文錢的，就是賣二十文，也不算多罷？然而他們並不肯抬價。

『日本飛機天天來轟炸，不怕麼？』我冒冒失失問了。

可是那些紫銅色的臉兒卻笑了笑回答：

『怕麼？要怕的話，就不能做鄉下人了！』

呵呵！這是多麼雋永的一句話！我於是更覺得敵人這種『威脅後方』的飛機戰略不但卑劣而且無聊。

前昨兩天，敵人飛機照例的『早課』更做得儼然了。這兩天，秋老虎又頗厲害，我要寫點文章，多半是趁早涼時間。心神一有所注，嗡嗡聲或轟轟地都聽而不聞了。然而我開始覺到敵人這種卑劣的戰略妨礙了我的工作了。我那間臥室兼書室的天花板曾經粉刷過，大概那位粉刷匠用了不行的東洋貨罷，只二年工夫，那一層粉便像風乾的橘子皮似的皺縮起來，上次風暴，忘記關了一扇窗，——僅僅一扇，天花板上那白粉竟像雪片似的掉下來；此番，趁早涼我正在寫作，那雪片樣的東西忽又連續而下。原稿紙上都灑滿了。我不得不停筆，抬頭朝上看，而恰在此時，照例的轟轟，似乎比從前近些，房子也有點震動，呸！原來那白粉了作雪花舞，也是敵人飛機作的怪！聽聲音，又在西方，或許偏北。我拂去了紙上的粉屑，徒然又想起幾天前那幾位眞如來的農民回答我的那一句擲地作金石聲的名言，我忍不住微笑了。對於敵人飛機此種徒然的而又無聊的威脅或破壞手段，我老老實實引不起正常的憤怒或憎恨，只能作輕蔑的微笑，我相信敵人中間的所謂『支那通』一輩子也不會了解大中華民國的農民的雖似麻木然而堅凝的性質！

可是待到我知道這回是敵人空軍在北新涇等處轟炸徒手的民衆而且連續轟炸至數小時之久，我的血便沸騰了！世界上會有這樣卑劣無恥的軍人麼？

當然，他們這卑劣無恥的舉動有其目的；想要在我們後方民衆中間撒佈恐怖，動搖人心。但是農民子孫的我，敢於回答道：不能！絕對不能！中國農民的神經誠然有些遲鈍，然而血，血淋淋的屠殺，可正是刺激他們奮起而堅決了復仇的意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是我們古代招人的金言。中國民衆決不是什麼恐怖手段所能嚇倒的！

敵人以爲轟燬了幾個鄉鎮，就能動搖我們民衆的抵抗的決心麼？那是夢想！中國農民誠然富於保守性的多，誠然感覺是遲鈍的；一個老實的農民當他還有一間破屋可蔽風雨三餐薄粥可饑餓肚的時候，誠然是戀家惜命的，但是當他什麼都沒有了時，他會像一頭發怒的獅子一樣勇敢！中國民族絕不是暴力所能懾伏的！

敵人的瘋狂的轟炸屠殺恰就加强了我們民衆的政治意識。中國民衆所受的政治訓練誠然還不大够，但是現在敵人的飛機天天在我們各地的和平的城鎮施行海盜式的襲擊。這是撒佈恐怖麼？不錯，誠然有一點是恐怖的，但恐怖之心只是一刹那，在這以後是加倍的決心和更深刻的認識；認識了侵略者的瘋狂和殘酷，決心拚性命來保衛祖國！

九月六日

我遙望着高空

——紀念亡友梁鴻雲——

楊楠

想來，已有六年光景了，我從浴血的滿洲逃亡到濟南，日子早就記不清楚了，由大明湖還有遊艇的一點着想，大概是秋末的時候吧。那時候，因爲找一位認識不久的朋友淑，在某一天，我走到女師去。

在窗明几淨表徵着整個空間是雅緻而靜穆的屋子裏，坐着淑和一位不識的陌生客在談話，看意思頗是親暱。『這位是我的同鄉梁』，淑瞅了瞅我，是現着很那侷促的神氣，趕忙站起爲我介紹。經過幾句無味的謙虛，我躺在沙發上開始端詳這位新友。

他具有清瘦的兩頰，寬鼻，粗眉，眼光炯炯，胸脯前挺，兩肩廣闊，身材是相當的美，然服裝有些不調和，尤其是西服褲，那雙皮鞋，竟像墨染般烏黯，並且粗布長衫，彷彿好久沒換過。可是他的神情，卻是朝氣勃勃的。

話鋒轉到東北，於是他激忿起來，這增加了我倆的友誼，越談越覺投機，甚至忘却了身邊默坐的淑。

『你望着吧』！話裏表露出山東人所特有的樸野和眞誠：『一年，用不到一年，一定能收復回來北來。』

事情過去，才發現他說話的幼稚，然而那時，我深信這有力而肯定的『用不到一年。』

並且……『我想考中央軍校，』

『你不打算投考北大了嗎？』淑不等他說完截住問。

『不……』他俯下眼皮，看了看自己烏黯的皮鞋，默然地搖了搖頭：『家裏不讓念下去了』。——跟着是望了望我們，報以苦笑。

分手當兒，我答應了有空去看他，眼光留戀般送着他魁梧的背影，消逝在馬路拐角後，我多少帶點暢快的感喟：『——用不到一年，』就能回家了。低頭思索着默然走回。

以後，不知爲了忙，還是爲了什麼，我沒去履行我的諾言去看他，可是直到翌年流亡到北平，心裏還溫暖着我僅記住的一句：『用不到一年』。

一年復一年從我嘴巴上抹着痕跡過去了，而終沒忘了那句謊記的話，雖然知道是無望，但是自己總摸着鬍鬚默誦的時候，並且還總受感到它給予嚴肅的剛毅的刺痛這句話。然而因爲他或許在每次的信件中，總不提，也許他是忘了，正爲了這話而暗暗自督責着，補這不忍再說的心疚。

他由軍校轉入航校後，充滿愉快的心情，在信裏述着他的心情：『爲了最使我興奮地是：爲了民族的自由，我願與大衆雙手捧出了生命』—這句話差不多使我狂舞起來。

最後一次見面，是他駕機參加北平市五機命名典禮。那時，我想詢問『爲什麼用不到一年？』竟一變成用三年還不够的呢？藉此得些自騙的安慰，但是不知爲了久別重逢的狂歡，或是別的原因，我始終沒讓它從嘴裏流出。相反地，他耐不住了，在幾句寒喧後問：『爲什麼你不回東北？那裏是需要你的』。

像蝸牛無意中蠕到『蝸殼』，血液漲紅了我的臉，還好，能鎮靜地報以苦笑。

從滿洲重返到『祖國』的上海，正是阿比西尼亞淪亡之後，而西班牙民衆壯烈抗戰之前。這時，既失迷了友人的行蹤，又遭受着饑寒，然而，『用不到一年』，還像鐵釘樣刺在心裏，直到上海也燃起了雄偉抗戰的巨焰；我瘋狂樣在炮火崩轟下跑進跑出，臉不住寄向天空，搜尋高越雲巔的爲自由而戰的中國飛機。我仰望，我搜尋，血液是如何在奔騰沸滾，心頭是如何熱烈跳躍呀！當飛機駛過而日軍高射砲密集雲空時，若可能的話，我簡直想將別人帽子抓來擲向空端去，表示對牠使命完畢的慶賀……。

意外地傳出不幸的噩耗。我的友人沒用到一年而已經『雙手捧出了』生命！我沉痛，但沒流淚，我暈眩，但還沒忘『一年』的尖刺，用不到一年，於黑夜裏我依然遙望着高空，那裏像是梁向我說：『爲什麼你還不回東北？』

日本民衆應有的覺悟

歐陽予倩

這次抗日的神聖戰爭，不是中日兩民族互相仇視而造成的戰爭，是中華民族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爲求自身的生存而抵抗強暴的戰爭。

這次戰爭完全由日本軍閥所造成，他們要維持軍部獨裁的政權，便以恐怖的手段威脅議會，箝制民衆，同時運用種種欺騙麻醉的方法任意強姦民意，要把人民的血汗和精力壓榨得一點不留，以謀遂其私慾。他們只想展開兇猛的屠殺和大規模的掠奪，把中國作成日本的殖民地以鞏固其在國內的威權，孤注一擲地捨棄國計民生之大道，便不恤無限制擴充軍備，這種瘋狂的政策，只給了軍需工業商人們以吸血自肥的機會，於日本民衆毫無好處。日軍部倒行逆施的作法，從九一八以來，所得到的只是通貨膨脹，工資減少，預算增大，捐稅加多；農村破產和失業問題更加嚴重，以致人民怨望，道路以目。軍閥們恐怕因此而政權發生搖動，（已經發生搖動）最後不得不引起對外掠奪的戰爭以轉移人民的視聽。因此便決然在華北向中國挑釁。

中國人民無論如何愛好和平，敵人既攻擊到我們的人民致命的地方，全國一致起而抵抗是自然之理，我們忍無可忍動員了全民的力量以與強暴者相周旋。這次神聖的抗戰，要爲被壓迫者求澈底的解放，要給侵略者以致命的膺懲，要奠定永遠和平的基礎，以謀全人類的幸福，這偉大使命，日本的人民也應當同時來負起的。

鄰邦的弟兄們！你們受着軍閥的欺騙，壓迫，和極端的搾取，你們甘心嗎？你們願意把你們的血汗供軍閥們揮霍嗎？你們願意盲目地支持黷武主義作人類的罪人嗎？我想你們不會的。

我們應當都是親愛的弟兄，一致起來，打倒黷武的帝國主義。

廿六、八，廿六

犒軍去！（二）

（戰地通訊）

胡蘭畦

（三）

我們把暗號約好，萬一有飛機，救護員就敲敲車板，叫兩聲停，車已經開到華界了，田野靜靜地，被太陽的餘威迫脅着。農人們還是照常地在田內做工。除了一種異樣的冷靜以外，我們覺不到那是刻刻受飛機轟炸的地方。

討厭的飛機又在天空中繞圈子，我們坐在車伏傍邊的地位，不大看得見天空，但是後面的人在敲木板，而且叫着：『停！停！』

我們的車在兩株樹木下面停止了，站在卡車傍邊颳風的兩個救護隊員，已經隱避在竹籬的下面。

等到飛機飛過了，我們的車又向前行，沒有走到多遠，飛機又來了，而且飛得很低，我們的車只好又停下來。沿路這樣停頓着，似乎已成了習慣，我們好像並沒有什麼事一樣。燃得很高的楊樹浦的火焰，還噴出濃密的黑煙，已薰成了霧，天空還噴出一種特別的色彩，——混合的黑灰的另一個角落，——卻然又現出異常美麗的彩雲，紅天，把血一樣的紅白，已經沉落在西方的邊際，放出來的清爽的氣。直往田野內，我們好像是在太平世界之中一樣，有時我們還可以看見農婦們在田中工作，農夫與已經是戰爭區域。步哨兵安排得很密，防禦工事做得非常之好，比較起前十年我們在武漢時候工事，眞是有天上地下之別了。我看見這些步哨的兵士，我從心中就起了敬慕的感情，我看出他們的臉上的這一種樸實厚重的氣質，這不是一般所謂聰明的知識份子所具有的，而在我們的民族戰爭中，正需要這樣品質人物，這樣的人物，才是眞眞的民族英雄。

車越開越遠了，無邊的彩雲，雖然還是美麗地在天邊貼着，而夕陽已是保不住她那一瞬的餘暉了。

天已經近黑了，我們的車又經過幾處灣曲形式的防禦工事，沿途上我們看見有些士兵挑很多的槍支從對面過來，我想：『還是什麼事呀？』好像是殘兵，我有些着急了，車又再向前進，沿途都有兵士叫我們停下來搭幾個人，我們沒有聽他們的話，還是往前開，道路越來越難走，打破了的車子，被燒燬的飛機，通通都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在這黃昏時候漸次地顯得荒涼。車開到一個三岔路口的時候，這兒更是破碎不堪，燒去了的房屋架子，打壞了的鋼殼車，使得我們的卡車更是難於前進。我想：『糟糕，這一定是吃了敗仗』，大家都沉靜地不說話，卡車砰砰礎礎地把我們抛得很高，好像被炸彈轟起來的沙袋。堆的前面站着一個兵，有一個很奮勇地攔着我們車的進路，他說：『後面還有車子沒有？你們要開到什麼地方？』他那迫不即待的樣子，我們知道他是有事情的。這時郭先生和救護隊隊長已經跳下車子，跑去和他直接談話。

『我們到××去，』救護隊長說。

『不，那面已經有車去，而且那面的傷兵不多。』他很誠摯地說：『××有二百多傷兵，到現在還沒有車去過，請你們快開去！』

『好，我們的來意就是救傷。無論那裏都可以，都是一樣。』於是郭先生及救護隊長都上了車子，我們就照着他所說的目標前進。好像是爲了安慰他一樣，我們的救護隊長給他說，後面還有車子開來。而他也帶着快樂的同聲對我們說：『好，我會關照他們。』

似乎大家的心情都有些異樣了，沒有笑聲，也沒有人說話，只有我們的卡車發出巨大的轟吵。

正在這個時候，車板上又敲了幾下，救護隊員又連連地叫：『停着！停着！』我們抬頭向天空中仰望，四架飛機，好象老鷹抓雞的一樣，在天空撲去撲來，我想還回會要弄出一點事情來！大家都緊張而沉靜地釘着那幾隻討厭的東西，田野中的女人們，他們似乎滿不在乎的樣子，仍然潑着腰在土裏捧菜，男人們還是忙忙地在澆糞水。中國的老百姓眞是可愛極了，在砲火中，還積極地做生產工作。我願意和他們一道去，如果把我的血肉，能夠灌溉出食品來供給這一般在艱難中奮鬥的人們，以增長他們的力量，我願意捐軀。

雖然沿途隨時隨地都有被炸了的大坑，有防禦工事，有步哨，都有被燒了的房屋，都有打斷了的樹木，我在感情上更沒有恐怖的心情。我對Y和郭先生說：『我不覺得這是在戰區以內。』『如果沒有飛機的聲音，就不會有一點緊張的情緒，眞和平時一樣。』

我們要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